



春之橋

李白英著

上海明日書店出版



MG
1234.6
507/2

春 之 橋

李 白 英 著



3 1763 9871 1

上 海

明 日 書 店 出 版

1 9 2 9



春之橋

目 錄

前 言.....	1—2
資本輪下底分娩.....	1—42
有個少女在敲門.....	43—58
巨 人.....	59—76
孤獨兒之死.....	77—92
改名後記.....	93—94

前 言

時令運來了與苦人們無關的夜底春天。

唉！我對這夜底春天還留着幻想麼？對未來在
夜中的艱苦却把雙手掩着臉麼？

在這裏，我找一個回答！

除去了一切矛盾的幻想與纏擾，諸君也可想見

——作者將往何處去？

一九二九年四月三日，上海。

資本輪下底分娩

資本底鐵輪在滾，在滾，而且滾到這個時期，
要分娩了，世界為羣衆應該有個準備，明火執
杖去，接受這個新生的光榮！

第 一 段

手工業羣衆

機器！煙囪！我們無用了，向都會去嘯，

去做工！

農民羣衆

佃租！國稅！差役！軍警！鯨鰭！監牢！
飢餓！種田的人反而飢餓了，向都會走去嘞，
去做工！

都 會

發胖！膨脹！我的勢力真厲害嘞！

資本家

可憐的窮人！可憐的飢餓！來給我做工吧
！我來養活你們！

工人羣衆

謝謝老爺！你真慈善！感恩不淺！

第 二 段

資本家

出品過多了，一時銷不掉，工廠開着，於
我有什麼利益呢？停工！

工人羣衆

叫我們到那裏去喲？失業了！慈善的老爺
！你要替我們想想喲！

資本家

不能！不能！我爲什麼開廠呢？只有停工
！等着吧，等着我有利可圖的時候，再用你們
○

工人羣衆

我們是無恆產的，一些也沒有積蓄，做一
天過一天，一天也攔不起，叫我們怎麼樣呢？

資本家

那是你們的事情，我可不能管，管不下許
多！

工人羣衆

失業了，怎麼辦？我的妻！我的兒女！

第三段

失業工人之一

(暗夜，大街，高牆，風河。)

唉！我不知自己將走到那裏去？

失業工人之二

你聽，那高牆裏的音樂，吹的多麼好聽
喲！

失業工人之一

聽了只使我傷心！香呀！那是酒呢！

失業工人之二

還有女人身上的香，你聞得出麼？

失業工人之一

聞，都在叫香檳酒！

失業工人之二

我們爬上窗口去看看好麼？這裏窗口很低
○(爬上窗口)

失業工人之一

(也爬上窗口)

看見了，正在開跳舞會！我銜他的娘！你看，五色電燈，男人，女人互相抱着，多少酒瓶，一個一個，好像不要錢的。他們常常這樣麼？

失業工人之二

自然！他們都在笑吧！多麼快活？

資本家

警察！你當什麼心？盡職些！你的棍子呢？這些下賤的人爲什麼放他靠近？

警 察

是是！（趕過去對爬在窗口的工人。）吃我一棍！滾開！

失業工人之二

我們沒有錢進去，在外邊看看都不能麼？

警 察

多嘴！再吃一棍！

失業工人之一

守門狗！

警 察

敢於罵我？捉到官廳裏去辦你！

失業工人之二

逃吧！暫時迴避他的好！

失業工人之一

就讓他捉我去吧！這犯什麼罪？

失業工人之二

不要！現在是他們的世界，我們總要想法
報仇！

警 察

呵呵！到底逃了！

失業工人之一

（憤 然）

我真氣他不過！我想，我們總要有一天放
他幾把火，殺他幾個人，搶些財物，同窮朋友
們，同自己的苦女人苦孩子大大的快活一陣，

那末就是死，什麼都甘心的了。不然，這樣的活下去，活下去有什麼意思呢？

失業工人之二

正爲如此！所以，放心！我們要幹的！

失業工人之一

是啲！活要活得痛快，死也要死得痛快！
幹！我們！

第 四 段

失業羣衆

（自投到法堂上）

法官！請把我們收入牢獄去！我們自願入獄！

法 官

（驚 異）

咄咄！這又爲什麼緣故？法律上沒有這回事！

失業羣衆

沒有什麼緣故？我們不能生活了！憑你定
個什麼罪吧，務請你設法收容！

法 官

你們沒有什麼罪，恕我不能這樣做！

失業羣衆

那麼我們沒有方法，我們要去犯罪了，法官
允許我們偷竊麼？盜劫，拐騙。或者故意去
偷竊吧，想法弄到入獄，偷竊罪得監禁幾年？
請問。能夠長一些才好！

法 官

你們是來胡鬧的，是不是？或者喝了些酒
，那我不能饒你們的，擾亂公堂？

失業羣衆

一些也不！法官！我們很清爽。但這樣很
好，請你從嚴的定罪吧！

法 官

(躊躇)

從來沒有這個例，這個情形！倒是人數多得可怕！你們共有多少人？

失業羣衆

全國各埠將及一萬萬人，本埠三十多萬，全世界，那是可驚的數目。我們這裏僅只二三百個代表，如果法官能照辦的話，我們一起要進來！

法 官

這麼許多人，不會做工麼？一個都不去做工麼？人生在世，應當自立，自己靠自己！

失業羣衆

我們很想自立，很願意做工，我們是產業工人，都能做工。

法 官

那麼爲什麼不做呢？

失業羣衆

不是我們自己不做，是廠主，業主把我們停歇了。

法 官

他們不顧你們的生活麼？爲什麼停呢？

失業羣衆

他們不能賺錢了，就得停；他們開廠全是爲自己的利益才肯投資，那裏是爲工人們而開廠的呢？他們只是自私地和自己同業競爭，或者出品過剩，他們沒有利益可得，他們就停業了，拋下我們幾萬具飢餓的枯骨。

法 官

（咋舌，搖頭）

難辦難辦！這麼許多人都不應得到工做麼？

失業羣衆

有些是能夠得到工作的，但僅僅是少數人，而且還是不穩固的。我們的生活是沒有保障

的。

法 官

就是收容所也收容不下，而且也不是根本辦法。我不審這個事情？

失業羣衆

那麼法官！准許我們犯罪麼？富人們的資糧堆積在貨倉裏腐爛，百貨都堆在棧房裏待銷，我們急切的需要，我們可得去拿一些麼；

法 官

法律是不准的！

失業羣衆

(大 呼)

法律不准的？法律保障什麼人的？那麼照法律叫我們怎麼樣？

地下的巨聲

暴動啊我們！全世界！

太陽的響

然後，快樂地生活於我底光下。

第五段

四馬路

(夜的引誘)

喂！先生！來啲！來啲！來廉價取樂吧！
這裏有酒與女人！

青年工人之一

(酒紅的臉)

這隻野雞嫌老些了。我們要年青的呢！

老野雞

可憐可憐我吧！可憐我……

青年工人之二

(也帶着酒紅的臉，拍着馬旁一隻年青的小野雞的背)

你幾歲了？

小野雞

(低頭)

十三歲！

青年工人之一

十三歲！這麼輕？

青年工人之二

我要……領我到你的住處去！

小野雞

跟我走吧！

資產階級的男女

（盛裝地大踏步跑過四馬路）

呀！這許多野雞，娼妓，下流，賤人不要臉的！

第 六 段

小野雞

這裏就是我的家了。

青年工人之二

你家還有什麼人？

小野雞

媽媽，兩個弟弟，她們都靠住我這個……

青年工人之二

父親呢？

小野雞

(有些哽咽)

本來是做工的，後來失了業……(舉目看青年工人)我看你們不像做工人，一定讀過書的！

青年工人之二

從前讀過書，但現在是工人，是真正的工人！你剛纔說你的父親……你的父親怎麼樣？

小野雞

他死了，已經！他做強盜！

青年工人之二

(點頭)

好！他做強盜！

青年工人之一

(跳起來)

好姊妹！強盜！我們願做你兄弟，我們要替你的父親報仇！你這個可憐的生涯！

青年工人之二

(低聲)

天下可憐的苦人們，這裏有個保護你們的，要替你們報仇的，唉！好姊妹！這裏有個強盜的……強盜的黨！

第七段

大爺

(在富麗的洋房中)

快給我滾！你這不要臉的娼妓！賤貨！現在你和車夫通姦可是證實了！野雞！野雞還不及些！

奶 奶

老烏龜！你終日在外嫖妓，納妾，軋餅頭，
你管我？我定規是奶奶！定規要軋餅頭！你
隻烏龜！

第 八 段

丈 夫

（他是一般所謂新家庭的丈夫——新的不徹底的，美國式的。）

無聊！（打呵欠）唉！

妻 子

（他是一般所謂新家庭的妻子——新的不徹底的，美國式的。）

日子真長啊！（打呵欠）唉！

丈 夫

空閒着的時候，真覺得這一間房子是囚牢！
什麼都討厭！連對你也有些討厭了！不知你
怎樣？你對我？你儘管老實說。

妻 子

是哪！我也有些的！

丈 夫

你也這樣想麼？我們從前多少快樂呢？從前戀愛的時光，你說，只要一個小家庭，庭前綠陰，庭後小園，雇用一個阿媽洗衣煮飯，掃地拭几，一對兒彈琴觀書，你那時熱望着這平淡安閒的生活，可是現在呢？現實總是不好的吧！理想實現了總是要幻滅的！

妻 子

理想總是美妙的！當時我們大家都是這麼想。

丈 夫

現在呢？

妻 子

現在我自己也顧不得一顧了，眼前是只有生產與衰老。唉！我們到底怎樣才好呢？

丈 夫

你說怎樣？我總竭力想要和你恢復以前的情趣，但總覺得勉強，怎麼弄呢？你說。

妻 子

勉強是無用的！你近來有些傾向於蜜司王吧！你儘管說，我一些也不怪你！

丈 夫

實情是如此，你有什麼方法可以挽回我？真的，勉強是無用的！買賣式的婚姻固然是靠不住的，戀愛的結合，也一樣的不可避免地要破滅，一定要破滅！

妻 子

勉強的愛是多麼罪過的愛！我一些也不怪你！說句笑話，假如我愛上別一個新的男子呢？

丈 夫

你和別一個新的男子接近時，你發生新的

興趣麼？

妻 子

你呢？你和別一個新的女子？

丈 夫

總稱，這是夫妻制度的鄙狹，是一對男女的囚籠！……照這樣看來，我真想向前面的
一個荒誕的廣闊世界飛越了。

妻 子

什麼荒誕？廣闊？

丈 夫

爲此之故，我近來中了某種主義的毒了。
我和你說，現在一切在我都破滅了，一切都在
等一個新的制度來臨。

妻 子

你說的，我知道了你是贊成××××！

丈 夫

在現社會制度還沒有澈底倒翻以前，無論

何種結合。……………唉！戀愛就像是個負擔。

妻 子

就難在我們女子的生育問題吧！

丈 夫

將來生下了兒童，兒童要歸於公育；將來，你知道麼？前面的世界，總稱現在我相信前面的世界了。

妻 子

那麼親愛的，我們這樣，今天好似很愈快，好似又有了一個新鮮的希望，我們要愉快，要有希望，我們要負擔着，我們也須參加一些那個有意義的工作，實際工作，為美麗的未來面工作！

丈 夫

親愛的！我們終久是同路的人！我們就開始吧！馬上就開始！平淡而無聲無臭的小資產階級的生活快把牠喪葬吧！我今天充滿了喜氣

，我很光明，我在你前好像的一個偉大的男人，
，是你的。我們好像要去擔上全世界偉大的工程。

妻 子

不錯的！我們有未來，有希望，有負擔，
有光榮。我好像將要做一個世界的偉大之前導者的妻子了，好像定要做全人類的妻子或者母親。

第 九 段

資本家

愛國嘍！愛國嘍！大家愛國嘍！（拍拍國家的背，把國家擁抱在自己的懷裏，親親嘴。）

我的護身符，我的乖乖！

國 家

（以梳着龍蟠墮馬髻，穿古裝的婦人扮飾。）

我總歸替你竭力哄騙人民就是了，但是現

在有好多頭腦清醒的青年學生，覺悟的工人，農人，兵士，他們都已不愛我，而且咒咀我。或者我已經上了年紀，他們已不要我。雖然，你不要怪我，我總歸盡我的力哄騙就是了。

資本家

你放心！這邊還有許多人會愛你的，有軍閥，大商人，買辦階級，政客，土豪，劣紳，拖着辮子的遺老輩。我們都在竭力的擁護你。我們也有我們的理論呢！我們還可以扯孔老夫子來裝裝門面。現在我再親自出去吹一回，看情形如何？

國 家

如果有人反對，就來取我的法寶出去使用！我這裏有現成的法寶。

資本家

愛國嘯！愛國嘯！大家愛國嘯！國之不存，家將安附？國家保護人民！

青年學生

喝！他還在那裏喊愛國，當然的，愛國是當然從資本家嘴裏喊出來的！

資本家

愛國嘞！愛國嘞！大家愛國嘞！國之不存，家將安附？國家保護人民！

工 人

還在那裏放屁！從前歐洲大戰，全世界的人民已經被哄騙過一次了，人民爲國家犧牲了生命，人民得到些什麼呢？死亡，失業，飢餓，犯罪，監牢，死刑！

青年學生

親愛的工人，農人，兵士，你們把血汗所得供給國家的榨取，但是國家給你們些什麼嘞？什麼國家？國家是資本家的榨取人民血汗的總機關，什麼政府啦，糧道啦，關稅啦，無非是資本家借作榨取的工具，如果你不甘心給他

榨取，他就用他所雇用的軍警，安排着的法律，監牢來統治你，捉你去治罪，什麼國家？國家給我們窮人預備下的只有失業，飢餓，監牢，死刑。喂！工人無祖國被壓迫的弟兄，快快打倒這資本家御用的——壓迫人民的天羅地網，榨取人民血汗的工具——國家嚟！

農 人

我們常是納稅繳租的，常是愛我們國度的，我們為什麼常是無衣無食嚟？現在我明白了，國家原是我們窮人的仇敵！這青年學生的話是對的！我們受了財主的哄騙了。

資本家

這青年！這叛徒！敢於鼓動大眾反對國家麼？這班奴隸，敢於反對我的話麼？竟不怕我的法律，軍警和監牢麼？喂！我的國家，我的法律，我的軍警，在那裏？替我捉人，捉這些叛徒！替我按律治他們的罪；再不然，關進監

牢；再不然，押上刑場！

大羣兵士

他們將軍日夜擁着嬌妻，汽車大榮，我們幫國家打仗，打來打去還是個兵士，自吃苦頭，枉送性命，我們替這班將軍，資本家，官僚，豪紳打仗，到底沒有出頭的日子。我們要反了！衆位弟兄們，一齊把槍口翻轉去向哄騙我們的將軍射擊，向叫喊着愛國的資本家射擊，向官僚豪紳射擊，我們要反，我們要救護自己！

工農兵

同路的弟兄，我們的陣地在一起，只有我們在這一邊，我們團結起來！

第十段

資本家

今日太夫人出喪，治喪費倒要百萬哩！往

來有……………

帝國主義巡捕房

今日那個中國的財主大商人爲太夫人出喪，他又是中國政府裏的大官，我們要派捕沿路特別保護才是，而且多派些印度巡捕騎馬做開道，以壯觀瞻。

本國將軍

今日那個財主大商人爲太夫人出喪，他又是政府裏的大官，我們要派沿路特別保護才是，而且送一班軍樂隊以壯觀瞻。

本國保衛團

今日那個財主大商人爲太夫人出喪，他又是政府裏的大官，我們要派團員沿路特別保護才是，而且要整隊送喪，以觀壯瞻。

本國官場

今日那個財主大商人爲太夫人出喪，他又是政府裏的大官，我們要派代表前去送喪才是

。

貧兒院

今日那個財主大商人爲太夫人出喪，他又
是政府裏的大官，我們受了他慈善的養育，應
該整隊前去送喪才是。

法西斯蒂流氓類

今日那個財主大商人爲太夫人出喪，他又
是政府裏的大官，他能時常利用我們，我們要
沿途暗中照料才是。

喪 例

帝國主義，巡捕，本國軍閥，官僚，買辦
階級，保衛團，慈善機關，豪紳，公團、法西
斯蒂流氓類……………

青年觀客

(亂蓬蓬的頭髮，站在馬路旁，深刻的怒恨的神氣。)

好一個資本主義的喪列！

第十一段

新軍閥

地盤！黃金！名譽！美人！

國 家

那末，我替你說；公債！庫券！

資本家

叫我來擔任募集麼？怎肯生生地自己拿出錢來！也好，我來減低工資，延長工作時間，橫直在工人身上！

工人羣衆

唉！工作時間還要延長麼？我的健康已失去，我的生命將減短！唉！工資還要減低麼？我一家人口！……有什麼法兒？……去！去！去當兵！或是做綁票，強盜！

豪紳地主

叫我擔任募集？我怎肯生生地自己拿出錢來！也好，我來升租！

農 人

我種了田反沒有米吃了，反餓起來了。我
只得，我去，去當兵，或是做強盜！

政 客

加捐！增稅！

小 商 人

唉！我也破產了！

小資產者

唉！我也站不住腳了！

失業之羣

流亡！求乞！偷竊！盜劫！自殺！

資產階級

乞兒真討厭！不要臉的墮落者！

捕 房

盜劫案太多了！難道殺不怕麼？

救生局

黃浦江中，一月之間已打撈得幾百具尸首

了。

慈善堂

施棺的銷數怎麼叫驚呀！

青年男女

反對不自由的婚姻！與所愛者偕逃！

法 律

捉住他們沒有經過正式的婚姻手續，儀式，
犯罪！犯罪！

無產青年

他媽的！有錢的一個人有三妻四妾，還要
嫖妓；我們打野雞的錢都沒有，但是我很愛女
人！我不能不！想法吧！引誘！私通！強姦！

法 律

捉住他們！沒有經過正式的婚姻手續，儀
式，犯罪！犯罪！

無產青年

唉！我只有了錢就是強姦千百個便不是犯

罪了！

道德家之一

(搖頭嘆息)

世風澆薄，道德衰落，人心不古，江河日下！

道德家之二

(皺眉)

目今世界的一切現象，真令我難於索解了！

考據家

(自鳴得意)

有什麼難於索解的？無論怎樣新奇的東西，我從中國古籍上發見，從前都已有過的了！
(因而自嘆)唉！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一事一物，一起一伏，源源本本，其來有自！我從此而知破書堆中有金玉也！

新書生派之一

教育救國！改良人心！

飢 餓

唉！先生！先求你給我些吃！然後……
唉！先生！請張開你的眼睛吧！教育在什麼人
的手裏啊？

新書生派之二

提倡科學，改良實業，我們所要求的是一個科學的世界啊！

飢 餓

唉！先生！先求你給我些吃！然後……
唉！先生！請張開你的眼睛吧！科學，實業，
在什麼人手裏啊？

第十二段

法官之一

(覺 悟)

我自己也有些惶惑起來了，我依照現行的
法律判定每個人的罪，徒刑，槍斃，斬首，可

是論到每個人犯罪的動機，爲飢餓而偷竊，盜劫，不得已而至於放火，殺人，爲性慾的飢渴而誘惑，私通，強姦。論這類行爲的動機，罪名是無理由成立的，但是我依照法律，却把一個可憐的被壓迫的罪人斷送了！唉！窮人們爲了生活而犯罪；我却爲了法律而殺人！現在的法律是專爲保護資產階級對付窮人們而訂下的！我這職業，並不是以法治人，乃是以法殺人，爲了法律的殺人；我這職業，才是犯罪的職業！我真大疑惑現在的法律，已等於敝屣了，我想再不應該存在了了！

法官之二

(覺 悟)

我也是這樣想，我這樣想的已很久了。我表面上做法官，照常辦事，可是我內心的矛盾真是難過得說不出，每日每天把一個個無罪的人送到法場上去受無辜的刑戮。唉！我真想棄

官而走了！將來窮人們起來，哼！我們的命！

法官之一

年青的法官！我們都還在年青，我們既然覺悟了，我們應該立刻就走，脫離這個萬惡的職業！

法官之二

不錯！我們俱是年青的官法呢！

法官之一

而且，我們臨去時還須有一種相當的表現，要做一種贖罪的事！

法官之二

我們耍有些舉動！

法官之一

把所有的監犯一起放了！

法官之二

好！今夜就幹！

法官之一

聲音放低些，這還不是大喊的時候！

第十三段

青年之一

(在四馬路上走着)

我恨那些書店，反動的！還有報館！

青年之二

(和青年之一一同走着)

什麼？還去說着這個麼？將來，一燒就完了。

青年之一

一燒就完！將來，有些文藝界裏的反動的
領袖要把他流放麼？

青年之二

不外乎殺或流放！

青年之一

流放之於……流放他到什麼地方呢？…
……又這些書局，報館，反動的，沒有燒掉的

怎麼樣？

青年之二

就封了完事！

青年之一

那時，街路上走着的是怎樣的人？

青年之二

那時，說我們像隻瘋狗吧！我想，青年們到那時是瘋的了！火光與槍聲有幾處還未全息，我們的工人和兵士的臉上都現着嚴重的笑容，城市貧民及農人輸送糧食於我們的戰鬥者，婦女們救護我們的勇士，城市與鄉村似乎有秩序的雜亂。喝！你當心些！那時，當心你的血沸滾到血管外面來，那是不可救的。

青年之一

不！到那時，我倒只想定定神，呼吸出了一口素來重壓着的氣息，然後把新世界的自由的輕快的空氣吸進，街上或鄉間，隨意的散散

步，親切地細細地觀賞那時的太陽，觀看綠樹，觀看世界上的一切。想到我們作戰時的眼睛如何的忙碌，又如何的鎮定着，只看見一個！

青年之二

就是我們夢裏也只有一個！

青年之一

女子的可愛與否，也只用這一個斷定！

青年之二

（他們已坐上電車，電車向前馳駛着。）

朋友！譬如現在我們是載着去赴我們的戰爭呢！

青年之一

要緊衝鋒！

青年之二

譬如我中了彈倒下呢！

青年之一

我只有更勇猛的向前衝殺，然後爲你致同

情的哀悼！

青年之二

我是長眠了！

青年之一

世界是奏凱了！

第十四段

羣衆的喊聲

洪洪洪洪洪……

青年的喊聲

猛烈地進攻啊！攻破了資本的鐵輪，我們的世界即刻要分娩了！

資產者之一

什麼聲音？這樣的可怕！好像是從牢獄裏發出來的，地底下噴起來的，天上流下來的？

資產者之二

看見麼？滿天紅的怕人的火光！

資產者之一

火光裏有喊聲。什麼喊聲？

資產者之二

羣衆的喊殺聲！

資產者之一

地球也像有些動搖，是全世界在動了麼？
我的腳已有些站不住！

資產者之二

我也如此！

資產者之一

我很怕青年的面貌！青年走到我面前，我
就要戰慄着，我就好像要瑟縮下去似的！

資產者之二

不要這樣怕，我們還有兵隊！

資產者之一

兵隊？我也有些疑心靠不住，兵士也全是
他們所說的“無產階級！”

資產者之二

真的可怕！我也給你說得心寒起來了！

資產者之一

你沒有看見麼？那些工人，那些奴隸們的面貌尤其威嚴得像要吃掉我們似的；而且，連女人們，連那般下等婦女也都狂暴得像野獸一樣的可怕。

資產者之二

爲此我們不能輕易出門，到處要帶着保衛的人才能行走，世界真個越弄越可怕了。

資產者之一

還有他們的書，他們的文章，簡直比傢伙還要兇！

資產者之二

這班青年怎麼弄的？

資產者之一

我的兒子，女兒，一輩年青的都反對我。

資產者之二

我的兒女也是同樣的！

資產者之一

(看見火光更烈，聽見喊聲更近。)

那火光，那聲音，越來越近了。越近越亮，
，超近越響了。

資產者之二

我戰慄得一步路也不能跑！快早晨了吧？

資產者之一

聽！那雄壯得震天動地的喊聲，是有紀律的歌聲，可怕！近來了，近來了，……那偉大的怕人的戰歌！我怕！唉！唉！我們的死期將至！……

青年及羣衆底歌聲

誰是界世上的創造者 只有我們勞苦的工農
一切祇歸生產者所有 那裏容得寄生蟲
我們的熱血流了多少 只把那殘酷惡獸

有朝一日殺滅盡了	一輪紅日照遍五大洲
這是最後的爭鬥	團結起來到明天
英特爾納雄納爾	就一定要實現
這是最後的爭鬥	團結起來到明天
英特爾納雄納爾	就一定要實現

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五日於上海。

有個少女在敲門

人物：

青年(年二十五歲)

幻象影(青年的影子)

聲音：

敲門聲

呼喚聲

序 幕

在都會的里街內小室中，十六支的電光姜黃地照着，一個青年和一個影子倦點地相對坐着。影子服黑服，服式寬博身瘦長，臉蒼白，乃青年的象徵。室口有門，門外爲小天井，小天井外的門係側開，在室內不能望見。

青 年

(起立，自擊自身)

我這倦怠的，我這沒氣力的，又在支持着船的鎖鍊與幻想着輕盈的美夠了。唉唉！休了吧！(神經質地唱起十二個裏的詩句) 到紅軍裏服務去呵！孩子們，一切負苦的勇勇的孩子們，到紅軍裏服務去呵！

影 子

(開門欲行)

起程了！一切愛我的人，別了！我心在這兒叫喚我的祖母，叫喚我的母親還有弱小的女兒呵，還有埋骨在荒野的亡妻！別了，或許是

永遠，我的一切要好的朋友呵！（望一望門外黑沉沉的夜底天地）呵，那不是沉重的沉重的我一生的象徵麼？一程又一程的，再沒有輕盈的美夢了！

影 子

（飄忽青年）

什麼的？你已好好地平靜了一時哩。現在，你去？那是危險的！我看你還是活在幽鬱裏吧，而且期待着吧，找求着吧，去試試你在現實裏的微倖的命運，去竊取那輕盈的享樂的夢！

青 年

（掙脫影子的手）

滾！你這無力的影子，影子的語言！呵！我看見了，看見了那都會裏的閃光，我驟然的興奮！那閃光，那是世界大火的閃光；我又彷彿看見了我們的軍隊，打着桃色旗幟，呵，我要去了，我要去了我要歸我的組織，鐵的組織！

我要口令！我要伐！我要步向着光明，向着太陽，向着美麗，向着自由前進！

影 子

（再攔阻）

再期待一刻不好麼？你生來還沒有享樂過一秒鐘的享福呢，一秒鐘任何的滿足的享樂。再期待一刻不好麼？或許有輕盈的夢的手來叩我們冷寂的冰之門呢！

青 年

（感歎而又堅決地）

不想了，不想了，我曾經想過了，我曾經想盡了，我曾經在不論怎樣的工作着，閒散着，或是死的呼吸緊促着的時候，我曾經總是這樣的想着而且期待着那我的夢，至今還在這樣的想思與期待裏，差不多已退盡了我青春底顏色，但所留剩着的，只是你一個影子依然，現在或許連你這影子也快要在這黃昏的世界

無聲地消逝了。在這張羅着資本底鐵網的暗夜，
我們有什麼夢可以做麼？那享樂的夢，沒有的！
除了死亡與前進，我們沒有夢！我相信，
沒有夢的！我相信，我們再沒有輕盈的夢！

敲門聲

(夢也似的輕輕。)

青 年

(聽)

影 子

(聽)

呼 喚 聲

(夢也似的輕輕。)

青 年

(閉着眼，沉靜，矜持。)

影 子

(靜——開始輕輕的語言)

門外不是像有人在敲門麼？不是有人在呼

喚麼？似乎女子的聲音呢！

青 年

現在，在現實裏，我厭惡一切，厭見花朵，
厭看美麗，厭聽笑聲，厭惡光明！去吧，何
來輕盈底美夢？

影 子

(出)

青 年

(自言自語)

沒有的，沒有的！夢麼？想思麼？夢縱然
有了翅兒，也決不會飛到我這邊來的！

影 子

(進)

門外是在灑着微微的雨，天又黑又怕，真
的有一個姑娘撐着小小的傘兒，我看她是聰明
而又美麗，她說是從江都來的，她說要和你會
面哩！

青 年

(稍稍驚疑動容，但仍極矜持而沉靜)

江都的女兒麼？她怎麼來呢？她怎麼會來呢？呵，我是曾經有機緣同她通過幾回書信哩！我也極想見她一面呢！我全然沒有見過她一面，但在她秀麗的字態與聰明的語句中，我爲她常有了夢，我夢見美麗的孔雀與溫和的小羊，我夢見百花的燦爛，我夢見星月的光輝，彷彿她青的衫，黑的裙，鴉鬟傍着嫣然的笑之笑容，她那橙黃的小小的皮鞋，愉快地載着她那飽滿着春的苗條之身，我又想見她含有好聽的蜜糖的言語輕輕，——但是夢麼？想思麼？她怎麼來呢？她怎麼即來呢？

影 子

我們不是聽見她輕輕地的敲門麼？現在她不是在等待着麼？我去請她下了小小的傘進來吧！

青 年

且慢！(默默地，一回兒，冷靜而帶着感傷的調兒)
○)是夢麼？想思麼？她怎麼來呢？她怎麼會來呢？不是的，不會的呵！我們這兒什麼都沒有，所有的只是暗而且冷，她能夠來麼？你看我呢，我的青春已被這時伐遠遠地放逐去了！

影 子

(帶着堅決而驕傲的神氣)

不，一定不是夢呵！我已說過了，我們不是聽見過她輕輕地的敲門麼？我們再想一想，那樣的聲音，她是用她的小拳敲門的呵！現在，她不是在等待麼？而且你，你的青春尚在，你是二十許的青年，你只沒了遊戲的初戀的風光；但是，我看你是更加可處呵！我將愛你的愛，我將愛你的力，你豐滿而蓬鬆的壓額的頭髮，顯現了一個終身苦悶的藝術者的象徵；肥長而濃厚的劍眉，單藏着深陷的眼眶；尖銳的

光輝的眉波，常含着吸動友情的笑，堂堂的鼻下，善歌的音樂的口；一切適當地配着你全部的聰明而美有力的面龐；只是於今在你這樣的青春風光之上，更籠罩上了蒼白，染上了人生強烈底悲哀底色調；我只是愛你的強而有力，你所有的是力量，你的愛不是初出巢的小鳥兒雄與雌在嫩枝上作輕快的追逐，你的愛是帶着生命的莊嚴海洋的行進，你的愛是吸血咬肉；青年啊！如果我是個年輕的姑娘，如果我是個姑娘，我要愛你，我要盡我所有的力量！你的愛定能使我全身發燒發顫，你的愛定能掀動一切，掀動我全部的生命！我只恨我是個影子！但是，那門外的姑娘呵，那門外是一個要來會你的姑娘呵！

青 年

(傷感而沉靜)

就使不是夢呵，也只是夢啊！不見面的好

呵，也不會見面的啊！我是無飾的野草，我是孤飛的秋雁，踐踏與輕視，我自來人間！我的心已接受了黑暗與殘忍，我再不會夢見美麗的事物，我抱負一個冷酷的靈魂！影子呵，你會知道我，我曾經在一個男女同學的中學裏教過書呢，我是年輕美麗而且教的是文學，多少要被吸動啊？可是，在我終年穿的一件青布長衫上，知道沒有什麼夢兒可以做呢！唉！莫想，我不想！我來時是飢和寒，我去的時候是髓和骨，我的一生，只是悲哀的戰爭啊！只是悲哀的戰爭！

影 子

但是；你不曾她一面麼？她那江都女兒的風致！

青 年

（沉默了一回兒，帶着一種強烈的倦感說。）

是夢麼？想思麼？她怎麼來呢？她怎麼會

來呢？不是的，與不會的啊！她來呵，就是她來呵，黑暗而殘忍底我的心，已禁不起她百花般底燦爛，禁不起她星月般底光輝，她來呵，就是她來呵，我這兒暗而且冷，怎住得美麗的孔雀，怎住得溫和的小羊；影子喲！你去吧！你去替我說喲，你去替我給她一個好的理想吧！說我已不在此地了，說我已赴一個喪葬去了，喪葬在那地下，在那太陽的隊伍裏，在那撒播春之種子的工作裏；替我把我正前少年時的神氣說給她聽吧，替我給她一個好的理想，留一個好的紀念吧！——說給她聽：當我在江甯造林場做實習生的時候——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年，童子軍服裝，青色的上衣，黑色的短褲，長統襪子，半統皮靴，帽兒甩在肩後，墨黑的豐滿的頭髮，飄拂在受着自然底風和太陽光底吹浴得棕色底臉上，兩頰在行路或運動時更要冷上血一般的紅霞，運動得更劇烈時，更泛出

更健康的紫葡萄色；他挾着標本夾兒，向原野向森林跑去；他不喜歡和衆人在一起，他獨自在低低的矮松林中，他的頭影，時而高出青青的矮松，時而隱沒在一帶陽光照射的綠松葉叢中；他富於冒險性，攀登幾丈的樹顛，採花兒果兒；他又常爬上紫金山的最高峯頂、望着大江與青空作瀰漫宇宙的呼吸——那時，正是一個勇敢美麗的戀愛王子，在那兒空度！——我的少年時分喲我的少年時分！影子喲，你替我去告訴她吧！

影 子

(出)

我定去要她進來！

青 年

(毫不知覺影子的行動，只專一在自己的思慮裏說話。)

走過去吧！走去吧！我夢喲我的夢！

影 子

(進。——悵然地。)

真個沒有？那江都的美麗的姑娘！不在了！
！真個是夢麼？不是夢啊！剛纔門外明明地站立着的地方，我真像夢一般的都去找過來，可是她的小小的脚印都沒有一個呢！真的是夢麼？想思麼？但是，明明聽見的，那敲門的聲音，喚呼的聲音；明明看見的，她那撐着小小的傘兒，聰明而又美一的樣子；難道是我影子心上的影子麼？心上的幻象麼？……………（繼續想着）

青 年

（不曾注意，不曾聽見影子的說話，只專一在自己的思慮與說話）

影子！又你去替我對她說呵：立刻，她將見一個憂鬱之面容的青年，挾着一小小的衣包，牽着他影子的手，起程遠行；但你對她說呵：她能看見地下麼？她能看見地下太陽的隊伍

裏多了一個勇敢的勇敢麼？她能看見地下多撒着春之種子麼？那種子；將開出世界底人類底自由底大紅底花！——那兒地下啊，沒有一隻美麗的孔雀；也沒有一隻溫和的小羊；也沒有百花的燦爛；也沒有星月的光輝；你替我問她，她能來麼？她怎麼會來啊！她怎能同我們一起行程啊！她怎能和我們一同到地下去做太陽底探險者啊！她怎能做太陽底女兵做一個桃色底靈魂？

影 子

（仍舊悵然地呆想）

‘不在了！’那江都的美麗的姑娘！夢麼？想思麼？是我影子心上的影子麼？心上的幻象麼？……（繼續思想着。）

青 年

仍舊不曾注意，不曾聽見影子的談話，只專一在

自己的思慮與說話）

影子！你替我去與她這樣的帶問帶說啊，
你與她說，你替我問：她能看見我在地下將有
一場小小底戰爭底鮮紅底死麼？她能看見一個
年青底太陽帶着春之希望底笑被仇敵（資本階
級的武裝！）摔入無底的現實的死之黑谷，連同
他的影子永遠地向無限跌去：永遠的消逝麼？
她能看見最後一次爲太陽而戰爭的戰爭麼？她
能看見全世男萬千個太陽一齊向地上站定麼？

.....

（幕）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

巨 人

人物：

資本家甲

資本家乙

羣客

象徵人名：

巨 人

序 幕

在都會的資本家的夜底宴飲廳上。電燈照耀如同白晝；陳設則金鑲玉嵌，食物則山珍海味；男女羣客，苟團錦簇，粉澤脂香；杯碟刀叉之聲，與笑語並作，傳著托盃捧盤，往來如飢。

資本家甲

(頭髮微秀大腹如斜坡。蹙眉，焦急，嘆息。)

唉！對於羣衆！……

資本家乙

(瓜皮帽，圓球花馬褂，圓球花長袍，雙梁鞋口。微有鬚，肥頸後肉紋，隆隆起伏。對甲起出同樣的共鳴。)

對於羣衆……你說怎樣？

資本家乙

對於羣衆，真是沒法的啊！

羣客之一

女客

唉！在這樣歡樂的宴會上，總憂歎着什麼羣衆，那是徒足以汙我們之齒的賤東西，你們爲什麼要屢屢說着他呢？（斟酒給甲、乙。）喝酒！喝酒不是很快活的麼？

羣 客

是呵是呵！我們只有喝酒！喝酒呵！

羣客之二

（男客）

音樂多佳妙呵！起舞吧我們！

（宴飲盡上杯盤叮噠，樂聲宛曼，舞履節拍，喘息繼聞）

資本家甲

（仍舊在座上垂頭不動。長嘆）

唉！——

羣客之一

（女客。對乙講）

我知道的！（以嘴指甲）他在最近是不會快活的了！

資本家乙

你不是說他的兒子被綁匪綁去麼？但是已經贖回了！

羣客之一

（女客）

我知道的，但他不是費了五十萬元才贖回的麼？那麼五十萬元不是很可憂傷的麼？

資本家乙

是的！所以他在憂傷啦！（也頓長歎）唉！——這世界不知到幾時方會國泰民安呢！

巨 人

（具有聲音，宏大而莊嚴底聲音）

到你們把你們的世界放手的時候！

（聞聲，甲乙等俱抬頭四望，見巨人已推門而進。

巨人年紀尚輕，但臉色很莊嚴，身穿寬博底黑衣，黑衣上繡染大紅斑點，胸前背上尤甚，臉上也間塗着血，身佩劍與花；挾着一冊厚得可怕的洋裝書。

甲乙等見此怪客，不覺駭然，出聲而譁；羣客聞聲畢集，婦女嚇得躲在男人腋下發顫。巨人徐徐地轉着他的眼睛，向羣客看覷羣客亦瞠目相顧，這樣經過約一分鐘。）

資本家甲

(恐怖地的騷動)

你是？……啊？闖進這裏來！怪樣！你把我們嚇壞了！你是甚麼？你……

巨 人

(鎮定地吧一厚冊書放在檯上，把書一頁一頁地揭著。)

不要吃嚇！我也沒有什麼怪樣！我並不是闖入者！我乃是依着自然底法則，鋼鐵底歷史底口會與步伐行進的！我是亘古底巨力！我是現實底罪人，未來底聖人！

資本家甲

什麼？我不懂！你的話？

資本家乙

(體壯)

是慣做惡作劇的高等流氓！趕他出去！

羣客之一

(男客)

或者是刺客！

羣 客

趕他出去！趕他出去！喚警察！

巨 人

(只把手向上一揚，面色一變，羣衆便似受了某種壓力，瑟縮得發顫。他的話，每個字都有真實底力。)

誰敢？來試試看！(稍停)對你們說，我便是歷史，我便是最巨的巨人！你們攻過歷史底學說沒有？從什麼地方見過歷史底勢力沒有？(稍停)呵！是歷史底勢力——展開了一切，展開了大氣，展開了太陽，展開了行星，展開了地球底局面，展開了萬物底變化，展開了古生物

底盛衰，展開人間，展開了宗教與制度底轉革，那爲了海倫底美貌起十年戰爭，那百萬底救世軍，黃帝與蚩尤，湯武與桀紂，盜跖與伯夷叔齊，西方之耶穌，南方之釋迦，東方之孔子，古往今來，一切天神地聖，都由我底法則展開！你們看，我的面上，塗着血也含着愛，含着愛也塗着血，——不可止的生底力量嘯！——我不停地向前面展開！（稍停）你們不是在講對於羣衆麼？對於這世男！

資本家甲

（臉色稍展，但仍舊帶些騷亂的樣子c）

哦！你不是來圖害我們的！但是我受了震動了！

我很恍惚！我說的是那些可怕的下賤，最下賤的下賤！那些匪類！

巨 人

但是，財主！我正是來告知你這些，這些

下賤的力量不小呢！

資本家甲

雖然我不大懂得你所說的，但這是相信的，我怕那些匪類的力量！我們爲此在愁慮，焦灼！更可怕的是他已有了組織，有了戰略，有了目的哩！

資本家乙

我們想不到奴隸們到今天會這樣做！

資本家甲

我也想不到！

巨 人

而且他們已有了世界底組織！那偉大得可怕底力量，我只要說出——？知道的？地球上就要有一個新底歷史展開來了！

（拔劍在手，在甲乙等頭上作斬之勢。）

將來，這樣，懂得麼？你們不憂愁麼？

資本家甲

(縮着頭)

唉！這不能玩的！

(軍客也顫抖瑟縮着。)

資本家乙

(現出可憐的樣子。)

他們隨地和我們起鬥爭，那些匪黨，我看這兒一定也有不少呢！他們是隨處都有的了！

資本家甲

(堅決而勇敢地，但看得出有些強作的)

我們也只有以殺治之之一道！或者用更殘酷的方法！

巨 人

(鎮定)

呵！但這是你所不知道的麼？凡是一種事物，到了大眾迫切地需要的時候，便立刻會成為大眾的信仰！大眾的需要，誰遏止得住呢？
大眾的信仰，誰奪得去呢？

資本家乙

(現一副難以解決的臉色)

是！大眾是殺不盡的！

資本家甲

(自以爲聰明而驕傲地)

莫要把那些下賤之類說得怎樣厲害吧！那些奴隸之羣，他們有什麼呢？他們一樣也沒有的！如果不聽從我的命令時，我可以立刻停他們的工作，停他們的職務，不愁他們不活的餓死凍死；或者更嚴厲些，用我的軍隊——你知道麼？現在，政府是我們的，軍隊是我們的，——我們隨時隨地可拘禁他們，必要時，更可隨時隨地完結他們螞蟻也似的賤命！這有什麼要緊呢！他們的生命都在我的手裏，所以，下賤永遠是下賤，奴隸永遠是奴隸！



巨 人

(極莊嚴，高舉佩劍、天神般的莊嚴。)

所以，在這裏，你們聽！不錯，在現時，你是嵩高的！一切都拜倒於你產業裙下。不錯，你的一切力量是在於你有大量的產業車輪在運轉着。但運轉這個車輪的是誰呢？（稍停）是那地下底人，那在地層下挖煤的，那在海陸旋輪舵的，開車頭的，那在廠開燒鍋鑪的，立在怒吼的革帶旁的，以至於執着槍替你保護安甯的那兵士，這些整千整萬的下賤之羣，奴隸之羣，你以為都是你的附屬的麼，養犬的？不！決不！實際；他們每一個是你的仇敵啊！他們都已感覺得在你資本制度下的一切命運的困苦與無保障，他們將結合着全世界地背叛你，而且你已替他們把生產公有的形式無形地組合而集中了，他們要自己站起來管理了，危險啊危險啊！一個世界底歷史底翻身！那時候怎樣呢？你知道麼？（稍停）那時，他們全世界執行一個偉大底組織底命令，他們立刻停止你驕

傲肥胖的命運，全世界工廠的煙囪會沒有一絲煤煙上升，火車頭停着不動，電燈全滅，自來水不通，停止你所有一切產業的車輪，在夜底地球暫時的窒息裏，他們要與你戰爭，兵士們的槍口也翻過來向你劈臉射擊，——到那時，你才失驚地嗟嘆你的孤軍和貧窮；——偉大底力量喲！可怕的奴隸之羣下賤之羣底力量喲！那時，他們才佔有了一切工場，一切都會，一切交通，一切土地與農村；那時候，你才失去了一切高傲與闊綽，才像一隻喪家之犬，在街頭拖着被打折的尾巴跛行跛行！

羣 客

（都恐怖得叫出聲來）

啊啊！……

資本家甲

（勉強鎮定）

你是說得這樣的可怕，但我也曉得，我是

不會這樣愚蠢的——因為聽了可怕，或者見了可怕，就平平和他把我這金鑲的煙管和玫瑰的宴會讓給那般奴隸分享！（回頭向羣客，並指着華鐙）唉！這個這個，我們肯讓麼？（像發瘋一般地苦笑）哈！我是不會這般愚蠢的！不會的！

羣 客

（也隨着強自振作些）

不肯的！我們不怕的！

資本家乙

不怕的！我們是不會這般愚蠢的！

資本家甲

（又似乎得了些助力，壯了些氣勢）

我也相信，是一定的！窮人們，奴隸們，下賤們，才是從古愚蠢到今，從今會愚蠢到將來的！我們首要的方法，是使奴隸們和什麼人類，世界，自由，平等，幸福等等的名詞一概隔絕，絕對不許傳到他們的耳朵裏去！唉！所

以使我對於一切，如果聽見有人提起“民衆”或“世界”二字的，我對於這種亂黨之類毫不寬恕的，我是不惜用最殘酷的刑戮的！

資本家乙

說不得什麼慘酷，對於這類匪人！在我覺一得點也不慘酷！

羣 客

不慘酷！不慘酷！

巨 人

(鎮 定)

任是怎樣的殘酷吧！大衆的需要，誰遏止得住呢？——這是他們窮人之羣自己的事啊！不能強制也不能束縛，他們的世界，將由他們自己的手中造出。而且，爲了你們的不到垂死不肯放下，他們不惜和你們千百次的作戰，（把櫃上的一厚冊揭開來。）喂！你們看吧！這兒是你們的命運——資本制度慘黑殘酷的一頁一頁

只剩最後的幾頁了，不久將完結了。他們——窮人之羣，奴隸之羣，下賤之羣將戰取得最後的勝利。——而你呢，你們呢？被歷史跌倒了，便永遠不再爬起。你要知道他們勝利以後的情景麼？黑夜過去，戰爭安息，太陽出來，那時候，你將看見：你的名字——資本制度——已寫上了歷史，戰爭的武器沉之於海底呢還是陳列之於紀念館裏呢？一切是世界的，一切是人類的。快樂的煙繚繞地從工廠的煙囪裏湧出，機器笑響，火車在原野跳舞來去，電燈放出和平之光，自來水飽流，男女自在地相悅呵！那時候呀，——你驕惰肥胖的身手，也不能不去放一鎚煤到鑪灶裏去，或者去留心你的犁鋤與泥土；那時候呀，——你再不會嫌貧窮，奴隸下賤，粗暴；那時候呀，——鑲金的煙管，玫瑰的宴會，成了你唯一的懷舊而已。

資本家甲

(對於巨人的說話，好像全不留意聽得，現着疑問
猜似的臉龐，出神地在竭力思索着)

……不會的！我不會那麼愚蠢的！我是不
惜用最慘酷底刑罰的！

資本家乙

(陷在與甲相仿的情景中)

……在我覺得一點也不慘酷！……

羣 客

(也似乎都在各自思索着一個疑難問題一般)

巨 人

(拿起檯上一厚冊書，隨手翻了一翻；又看一看甲
乙及羣客的一個個問題式的臉色；帶着感歎的調子
點頭說。)

差不多了！差不多你們只剩着最後的幾課
，——資本制度的最後幾課，——呵！就是最
後幾課，也快完了！（說着，飄揚着染紅的黑大衣，
佩劍與花，大步踏地向門外，向世界底前面走去。)

巨 人

75

(幕)

一九二八年一二月

孤獨兒之死

人 物：

第一審判官

第二審判官

孤獨兒(一個二十餘歲的青年，因幼即喪父，故名。)

聲 音：

母親的聲音(孤獨兒的母親)

亡妻的聲音(孤獨兒的亡妻)

從人間傳來底各種聲音

兒時底同伴

象徵物名：

死之黑谷（象徵現實）

春之橋（象徵往未來之邦的路）

審 判

第一審判官

一句話也不肯說麼？

孤獨兒

（默）

第二審判官

你是第一次受審判的麼？

孤獨兒

（默）

第一審判官

你在一切奴隸之間，宣揚什麼，爭鬥，還

說什麼造春之橋，往春之國度裏去等等——那是你們匪黨裏的暗語麼？你們成羣結隊的，在暗中！俘虜，你能始終保持不開口麼？不怕你的舌頭割下來麼？

孤獨兒

(默)

第一審判官

(向第二審判官)

你問他，還有其他暗語麼？還有其他黨羽麼？

第二審判官

(問孤獨兒)

喂！還有其他的暗語麼？還有黨羽？你說了出來，就可以免死！

第一審判官

說不定還有功勞呢！如果能夠籍你獲得更重要的匪黨機關或人物？

孤獨兒

(默)

第一審判官

他是匪黨裏的人，無疑的！不然有這樣的
懶強麼？匪黨裏的人，不是高聲謾罵便是死不
開口。那麼，（喝叫兩旁的偵緝隊員們）把最慘酷的刑
戮加在他身上吧！剪下他不曾說話的舌頭肥！

偵緝隊員們

（吆喝着，把孤獨兒扯着，動刑。）

第二審判官

（感得有些痛苦）

雖然是年青底身體啊！

第一審判官

（向第二審判官）

裝什麼慈善，除非你也澈底地入匪黨做去
！這兒不是憐憫的地方！這兒有的是權力與職
務！

偵緝隊員之一

(向第一審判官鞠躬)

老爺！如果把舌頭割下，怕要丟命的呢！

第一審判官

他死不開口，也罷，剪碎一些也好，叫他受些苦楚。哈哈！我要看人類的受難！向偵緝隊員之一另外再加上一些刑具！

偵緝隊員之一

遵命！

偵緝隊員們

(執行習慣的行刑職務)

孤獨兒

(慘呼。鮮紅的血流滿了嘴唇及胸前。悠悠地死去。)

第二審判官

(苦着臉 閉着眼。)

第一審判官

(咬 牙)

死還不肯說麼？

第二審判官

緩刑吧！

第一審判官

(向偵緝隊員)

且緩刑！

孤獨兒

(還魂似的慘呼，聲音極低)

啊呀！……母親！……

第二審判官

怎樣？就說吧！

孤獨兒

(閉着眼)

母親！母親！……

第一審判官

(裝着好臉色)

只要把你所曉得的說出來！

第二審判官

(向第一審判官)

留着下一回審吧！下一回或者會說！

第一審判官

我審人也審得厭了！總是這麼一回事哩！
送來的囚徒，罪人，我把不得早早完了事！（
向偵緝隊員）送他到死之黑谷去！

偵緝員們

是！

第一審判官

(退)

第二審判官

(跟着第一審判官退)

(揚)

路 間

偵緝隊員們

(架着囚車內的孤獨兒往死之黑谷去)

夜是深透了！黑漆漆的天地，我們葬人去
啊！

孤獨兒

(想)

呵！呵！我看見了，我看見那死之黑谷了，
就在那春之橋下！那春之橋是造得何等美麗
啊！那春之橋——是我們地獄裏的悲苦的戰士，
審他們被現實裏的支配者丟入無底的死之黑
谷時，這又有什麼要緊呢！我們的春之橋，就
將在那死之黑谷裏生長起來呢！那無底的死之
黑谷中，年青的血肉，結成春之魂而上升，開
出朵朵的桃花，結成一座桃色的橋，春之橋；
後來的人，那青年男女，都將在這血肉幻成的
橋上歌唱跳舞而過，往那紅之國度！往那……

母親的聲音

(悠悠地在夜底世界上像一道光波似的傳出。)

我的兒子呢？我的孤獨底兒！兒嘯！你在那裏？你想那些已失了兒子的母親，已失了丈夫的女人，她們怎能活着啊？她們日夜不眠，她們的心在絞痛，她們望你們回來！兒嘯！你已三年半載沒有音信了，你在那裏？勞苦的母親要心碎了，心要死了！

孤獨兒

（似乎聽見了母親悠悠地○叫喚着回答——但不出聲，只是在心裏想）

母親呵！在這裏！我在這裏！你不知道？在這裏，我看見了那死之黑谷了！我也看見了橋了！母親，那橋造得真美麗呵！我許多朋友，還有許多陌生的男男女女，他們年紀都很輕，他們都像太陽一般美麗，他們都是穿戴着生時隨身的衣裳，帶着美麗的花圈，他們一個個一羣羣的連接起來，他們每個都帶着微笑，他們那樣完善的生動的靈魂，從死之黑谷升起的

靈魂，母親！我疑心他們都不曾死過呢！他們都是好好的呵！他們一個個一羣羣的連接起來，花圈與花圈相接，微笑與微笑相接，從死之黑谷裏升起的那些，那些年青的完善的靈魂搭成的那座春之橋，從橋的這邊，我一直看過去，看過去，看到橋的盡頭處，在那極北的北方，隱隱有無數的紅旗招展，母親！我真高興呵！我真高興呵！只是可惜他們那個橋還沒有接得到那邊呢！母親呵，是我的責任來了！現在，我將要放丟入那無底的死之黑谷去，我也將要從死之黑谷裏升起，我也將要做一個微笑，帶一個花圈，我穿了我生時隨身的衣裳，母親！我也將去做搭成那春之橋的一個！……………

從人間傳來底各種聲音

（親族呼喚聲，朋友談笑聲，男女情話聲，傷感者哀哭聲，爭論聲，戰鬥聲……最後混成一行大的人間底生存及聲——嘩啦嘩啦……）

孤獨兒

(想)

那生活，生活多有意義呵！糖是甜的呵，鹽是鹹的，我又愛酒與醋與辣呵！我愛想思我的人！我也愛我的仇敵！我愛哭泣，那人生的悲哀的調子，又那晶瑩的淚珠掛在頰上啊！我愛憤怒，戰爭是更加有意義了！我愛勝的鼓羽與敗的垂頭！我平和底微笑底鄉村！都會裏商人與顧客的斷斷論價我也都愛啊！那山與河與海洋，那平原與綠樹與村莊，那美麗的紅日，西方的落霞，一切在天光之下飛着的走着的游泳着的爬着的醒着的睡着的，春夏秋冬，雷雨與細雨，又那迢迢良夜的私話，我愛世界各種的生活啊！我要活下去，活下去，活一萬歲！萬歲！……

亡妻的聲音

(孤獨兒的亡妻，聲音喘息而高低。)

唉！孤獨兒哥哥！我找了你已很久了！登程遙遠，我走不動啊！

孤獨兒

（想）

唉！這是我亡妻妹妹的聲音！唉！那來的？我一聽見她的聲音，我就看見她臨死幽鬱的面龐，我的心傷痛！

兒時底同伴

（悠悠地從故鄉傳來的語音）

孤獨兒喲！來遊戲一回吧！我們的童年時光呢？

孤獨兒

（像癡戀一般地在囚車上舉起雙手，心裏想○）

我的童年在這裏！我的童年！……

母親的聲音

（悠悠在夜底世界上又像一道光波似的傳出○）

孤獨的兒喲！母親在找你哩！你回來吧！

孤獨兒

不！母親！我已不能回來了！死之黑谷已在我面前了！母親，母親，我出世以來，我原是想和你們好好地在一起生活的呵！但是不幸生在這罪惡滔天的資本制度底下，——牠把我的父親壓死了，把我的妻子壓死了，把我的母親壓死了，把我的家庭壓碎了，把我壓傷了，我在這現實社會的一切苦痛與憂傷，除與牠（資本制度）決死戰鬥之外，已無第二條的路了！母親，我知我的一切憂傷，已不復能解救！我縱然戀愛這個花花世界的一切——但一切告訴我不可能啊！貧窮人身上眼中心頭，沒有世界，沒有生命，沒有青春，沒有愛情，——我只是奴隸，是以我撒播着未來世界的火花——與資本制度戰鬥的火花——這樣而被抓去而丟於死之黑谷，母親，我雖傷痛，我還做得這一點！而況，母親呵！我又已看見了春之橋，我

情願先赴死之黑谷去！我的靈魂，要從死之黑谷升起；我的血肉，我要去接連地搭成那座春之橋；橋那邊就是春之國度呵！

母親的聲音

（悠悠地在世界上傳出，聲音漸漸低。）

孤獨的兒啊！母親在這裏！你回來吧！

孤獨兒

（想）

母親！你不知道我，我要去了！永遠的去了！我在這裏想出你居住的暗冷的小室，在小室裏，我看見一盞荳油燈慘照着你的影子，你在紡紗，好似你已憂傷了一千年的光景！母親，我想起年幼時，我又彷彿聽見夜中你那紡紗的聲音！母親，但是現在我要去了，我的死時已近！母親，現在我獨自在流淚嗚咽，我悲不自勝，我四顧那黑的大空，大陰沉的宇宙之夜啊，我就將無聲地在黑暗中消滅！母親啊，現

代的一切友人喲，我們的一生，只是在生之路上拖着一條深長的血痕！

(場)

臨 終

高不可攀的崖壁面前，偵緝員把孤兒從囚車裏拖出來，又把提着的燈籠照一照，崖壁下面爲深而暗的死之黑谷。）

偵緝隊員

到了！這裏陰風慘慘的好不怕人！

孤獨兒

(母親的——兒喲！兒喲！——叫喚的聲音悠悠地傳到孤兒的心裏。孤獨兒只是想)

唉！母親！不要再叫我啊！我要永遠的去了！但我還要聽一遍你叫喚我的聲音！母親，我一張眼，我就看見了那春之橋，紅之橋，花之橋，美之橋！看見那春之國，紅之國，花之

國，美之國，愛之國，自由之國，太陽之國！
母親，我的周身疼痛啊！母親，我又在仰着首
望啊，望着那橋啊，那橋……

（偵緝隊員把孩兒丟下死之黑谷，崖壁的那邊——北方——遠遠地隱隱有羣衆的歌呼；而且有不絕的紅光閃起，頃刻間，死之黑谷內飛出漫天的火花向谷外四方八面飛去，谷外近處也隱隱聞羣衆的歌呼聲。）

偵緝隊員

（嘯倒在地，齊聲。）

好不怕人啊！

母親的聲音

（在火光及歌呼聲震息中悠悠地傳出，極低哀，差不多要消滅）

孤獨的兒啊！孤獨的兒啊！……

（幕）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

改名後記

作品的命名，在目今也不自由的！將本書名“話劇四篇”，改為“春之橋”時，就再在這裏說幾句話。

我原有一部已寫成的五幕劇名“春之橋”，但後來因自己不滿意就毀去了。本書中除了第一篇外，後三篇都是春之橋中的幾場改作的。所以倒也不妨改名為“春之橋”。

我原想樸素地給名，改名“話劇四篇”，現在，現在就改了吧！

這劇集，也正可說與這時代與我的生活與我的寫作一般，都還在“橋”，上，所以這裏面的內容與取材與手法也並不是健全的成功收穫。然而對中國一般由小巧而所謂成功成名的作品作家，我是毫不慚羞地一再要說的“去！去！”我對他們連一點憤恨都沒有了！

時代與我的生活與寫作，正都還在橋上；而這橋，正是向着希望的日出與春；現代的生活的斤量，打我壓我，使我的聲音笑貌以及性情都變了，生命灼燒於無光而幽暗陰濕之處，以大疾病的怒號，以神聖的簡單的寫法，新時代的文壇上將臨的健康驕傲的作品作家喲！起來吧！起來吧！而後，而後將咒恨的中國大全數的取巧作品作家很遠地跌開去，很遠很遠地跌開去！

一九二九年五月八日記於常州

本書作者其他編著

民間十種曲	光華(已 出)
江南民間情歌集	光華(排印中)
在野底歌曲	一般(同 上)
現實裏的夫妻	泰東(同 上)
斷腸詩詞	光華(同 上)

1929 5 20 付 排

1929 7 5 初 版

1—1500册

本書實價大洋三角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